

感恩與祝福

李錫津

台北市教育局局長

毛館長是令人尊敬、喜歡的長官、老師。

二十餘年來，或理念上遵循，或精神上追隨，或實質上做部屬、做學生，都能如沐春風，感受到老師、長官、長者內心真摯的照顧與關懷。毛老師是許多學生、部屬心目中的典範。

民國七十年，錫津擔任教育廳視察兼府會聯絡人，並在陳副廳長漢宗先生的辦公室服務。由於工作上的需要，經常到省議會，或遞送資料訊息，或協調相關事宜，也就有機會和時任省府副秘書長兼府會總聯絡人的連塹先生有了工作上初步的接觸，彼此還不算十分相熟，只是對他位居省府高層而待人親切熱情，真心關懷體諒鼓勵同僚的情懷，印象深刻，感動良多。

七十年十二月初，省市部分廳局長異動，當時教育廳施廳長榮調教育部次長，原任台北市教育局局長黃昆輝先生榮調省教育廳廳長，毛副秘書長則出掌台北市教育局，我們正為長官師長榮昇歡慶，記得是十二月四日星期五下午吧！毛副秘書長到教育廳辭行，我在恭喜之後順口說，有機會再追隨毛副秘書長，想不到，他立即說，好啊！我正需要一位機要秘書，當時，只不過是禮貌性對話而已！

想不到，他回到省府就打電話給我的老闆－陳副廳長漢宗先生，而漢公一口答應說：「我將出任台中師專校長，錫津是一位有潛力的年輕伙伴，你願意繼續栽培他，當然樂觀其成。」

這個時候，我才意識到「好像已成定局」，內心開始惶惑起來，因為我在教育界服務十餘年，隻身在教育廳工作，家庭則還在斗南，每週來回還十分方便，如果移到台北，離家更遠不說，我從未在台北求學、工作，對台北市的教育環境完全陌生，立刻要承擔繁複的機要工作，那才是挑戰啊！

既然話說出口，我打電話回家徵求家父和內人美紅的意見。想不到爸爸和美紅都表示支持，我內心才稍轉篤定，但仍心存猶豫。

隔天，十二月五日星期六，黃昆輝先生來教育廳接任廳長，同時來了許多台北市教育局的長官同仁，黃廳長是我師大教育研究所的老師，也有幾分相熟，陪同前來的台北市教育局三科科長黃炎祥先生，原是雲林縣斗南國中的校長，

而我曾在雲林教育局擔任課長，我們是舊識好友，黃科長也是內子美紅服務學校的老校長，一碰面就說：「錫津！聽說你要去台北，留下來吧！現在黃老師來了，說不定，過一段時間我也會過來，我們老朋友留下來幫黃老師的忙！」

老友期盼，加上我對陌生台北的惶惑，內心又增加幾分的躊躇，也掙扎著，要不要打退堂鼓。

是日九時許，和黃廳長是師大教育系同班同學的毛副秘書長到廳參加黃廳長的交接典禮，就對教育廳的同仁說：「李視察要到台北做我的機要秘書」。

此話一出，我就知道退堂的大勢已去，只有像胡適之的過河卒子，拚命向前了，此時，內心反而踏實了不少。

中午，教育廳同仁歡送施廳長，活動結束，我立刻回斗南家裡，開始準備衣物，第二天，由美紅作陪先到教育廳宿舍再拿些圖書衣物，即直奔台北，準備十二月七日早上的台北市教育局局長布達典禮。當天傍晚，到弟弟昭毅在石牌的家，丟下行李，即到黃炎祥科長的府上，再往毛局長府上會合副局長林昭賢先生、主秘葉文堂先生共同商討次日交接及相關工作事宜。

第二天一交接，我也同時就任局長室秘書，開始和一位助理秘書、一位工友負責局長、副局長、主秘的行程安排，承上啓下，包辦一切聯絡協調事宜，接任伊始，還沒坐下，桌上三、四支電話就同時響起，真是疲於奔命，加上對環境陌生，連校長名字、學校名字、訪客、電話者的姓名全都陌生，才兩天，眼眶酸疼、頭昏腦脹，我想，完了完了，這碗飯吃不下去了，這如何對得起相信我、委我重任的毛局長，又如何面對「江東父老」！

幸經局長慰勉鼓勵，更由於他的指導、包容、體諒和充分授權，加上同仁親切熱心相待，第三天開始，眼眶不再酸疼，加上過去對學校教學行政、教育行政的熟悉和機要工作的涉獵，就開始駕輕就熟、漸入佳境。

此後，局長每天行程滿滿，除忙於開創業務以外，他對部屬的關懷、照顧令人感動。當時，我還在師大教育研究所週末班進修，他除繼續支持以外，更鼓勵我就讀正規班，之後，百忙中，又答應擔任我學位論文的指導教授，七十三年七月任命我接任教育局第一科科長，在課業上、工作上給我更多更廣的磨練，在做人處世上給我更多的指導，他帶領我開始打網球，讓我養成規律性運動的習慣，他讓我有機會參加他大學同學的聚會，我才有機會接近許多大師級的師長。對錫津日後的成長有顯著的激勵。

之後，毛老師榮調市立師院校長、教育資料館館長，我們都保持相當的聯繫，毛老師對學生後輩的關懷照顧，始終真誠如一，令人感動。

比如：剛上台北時，他知道我隻身在北，每有節慶，都邀我到他府上聚會，把我當成家裡的一份子，讓我有身似遊子，卻無遊子的離鄉感覺。後來，我把家搬來台北，我們兩家有更多的往來互動，師母鄭梅合老師、女公子琪瑛、琪慧、公子琪驊和內人美紅、小犬彥橋、彥融都相當熟悉，我們全家都領受毛老師一家人的關懷照顧，真是福氣。尤其，毛老師總是體諒別人，近幾年，他身體有恙，生怕我們掛心，又知道我忙，總是刻意不讓我們知道，可是美紅生病住院，毛老師、鄭老師，甚至琪瑛、慧正（琪瑛夫婿）都經常到醫院關心打氣，提供醫療意見，讓我們能度過醫療難關，去年十一月底開始，美紅病情惡化，

連續住院四個月，毛老師的身體雖不夠硬朗，他和鄭老師卻仍三天兩頭到病房來，有時，美紅睡著了，他們看一看才放心回去，美紅往生時，鄭老師、琪瑛還到榮總佛堂助念，我們感念之心，真是點滴在心頭，這樣的長官師長情懷，是我們那麼長一段醫療抗病時日的強心劑，真令人感動感謝。

多年來，我們得之於毛老師，學之於毛老師的實在太多太多，他不但是課業上的導師，也是我們心靈上的良師益友，連家父家母也由於毛老師、鄭老師對美紅的真心關懷而大受感動。

二十年前，由於現任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許副主任志銘兄的引荐，陳副廳長漢宗先生的賞識提拔，才有機會到教育廳服務，因為在教育廳，才有機會認識毛副秘書長，也因為這樣，才有機會受您拔擢，來台北市教育局服務，擔任秘書、科長、松山家商校長、教育局副局長、建中校長，以及目前負責台北市的教育行政工作，一路走來，得之於長官朋友提攜相助者多，我特別記得當年陳副廳長「公務員當毫無保留，全力以赴」，以及毛局長：「做好公務無他，唯責任、反應而已」，這樣的心胸、這樣的情懷、這樣的期勉，讓人有了無私的使命感，讓人知道自己的定位和努力的方向，讓人知道執事要把握時間，不可怠惰。

這些年來，在毛老師典範指引和許多長官師友的鼓勵下，錘鍊很多、汗流不少，總在崗位上獲得些許成長，謝謝毛老師，我們知道，您雖然在職場上退休，必也是退而不休，因為我們對您都有了依賴，在心性上對您也有所請求，您仍然會繼續指引後進的。

祝福您！感謝您！

代罪羔羊

好奇心是人類的天性，心理學家視好奇心為人類的的基本動機之一。所以兒童從小就很熱衷且樂於學習。

在入學之前，沒有考試，也就沒有會不會、對不對的問題。兒童可以慢慢學，根據自己的能力和需要來學習。有些兒童很快就學會，有些事能要花很長的時間，但是只要學習了，父母都會很高興，不會用其他方式來檢視兒童是否真正學會了。

兒童入學之後，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在兒童學習之後往往必須接受學習成就的評量（考試）。父母都是期望子女得滿分，如果兒童偶而答錯了，父母、教師都會說：「這類題目已經教過了，在複習的時候，你都會，為什麼考試的時候都不會了，太粗心了吧！」「粗心」成為兒童答錯時的「代罪羔羊」。

摘自毛連塏「特殊兒童教學法」